

作品：**阿嬤的收音機**

得獎者：

陳少翔

陳少翔，一九八八年生。是喜歡吃東西的人。生長在基隆市，最得意的
事情是——已經吃遍廟口夜市了；也是喜歡簡單日子的人，可以和好朋友到
處吃東西是我的遠大理想。

得獎感言

很謝謝林榮三文學獎肯定，這次得獎對我來說意義非凡。感謝。



阿嬤的收音機

我把阿嬤的收音機藏起來了。

那是個老舊不堪的黑色收音機。一次燠熱的夏天，圖書館讀不下書，便在家準備考研究所，努力與一堆厚書奮戰。狹小的房子裡，除了天花板嘎嘎旋轉的吊扇，就是令人惱煩的嗶嗶破破聲音——阿嬤的收音機。

不知道爲什麼，阿嬤很愛聽收音機。連同明明在睡覺也是，悄悄關掉收音機，她就會突然醒來。總要開著才睡得著。老病交纏，痛得哀叫時，開得大聲好像對她身體好。她老到隨時都會走的。

老邁的她，從我有記憶以來，她就很老——灰白而鬆曲頭髮底下，她眼瞳過於灰濁以至於不會放光，過敞的棉衫裡，她的手及腿，像被狠狠抽收得皺痕滿布，嶙峋骨瘦的樣子——比阿公還老。

媽說，以前收音機會放阿公替日本人打仗的消息。仗打完，他後來變成一框黑白照片了，及一張泛黃的證紙。大框照及證紙照的人，都是油頭黑髮的中年男性。我曾偷偷看過證紙，那腥澀紙味，感覺很老。

老人的身上好像總沾染了什麼似的，身子總是浮著一層透薄的膜，是灰濛濛的，耳頭垂垂的。幾年以來，她更老了，常常躺在充滿霉味的臥房，扭開收音機，噁噁喳喳的訊號接收聲，忽而轉爲窸窣

空翠，賣藥商人綿綿絮語，抑或政論談話的滔滔不絕。和她的哀嚎聲混雜在一團，像原生盆栽那樣外頭長滿各樣枝葉，土壤底下卻是根柢糾纏成結。

聲音像是恣意生長的植物，如彎鉤的枝藤爬滿了整間臥房，攀爬著，嘶嘶地發出聲音。龐雜的枝蔓包覆著阿嬤，那個薄膜身體的她。好像順著收音機的雜訊，如儀式般，通往至某個時空。她常失神地一動也不動躺著。

我常多心，怕她聽到死去。拍她肩膀，或關掉收音機，她就復活。然後便「哎呀，創啥啦！」就醒來。很常被她嚇到，她應該也常被我嚇到吧（老人犯暈也有可能）。

不知為何，我直覺地想：收音機就是她通往死亡的進行曲。

爲了不要讓她被帶到陰曹地府，我得讓收音機徹底消失。在浸潤書堆的夏天，我偷偷溜進她房間，把收音機藏起來。那唧唧啾啾的收音機不見後，她顯得坐立難安，在涼椅在臥房，翻來覆去。不睡時，看著阿公的照片，兩眼發白地盯著。有時歎息，有時流淚。

或者是在客廳，提起電話話筒，不撥號，聽著話筒的嗡嗡聲，聽得出神了。她是不是在等什麼呢？那些聲音？還是什麼？然而，失去收音機的她，彷彿更老、更老了。

好不忍心，便偷偷將收音機放回她房間。

某天阿嬤在臥房，日常地扭轉收音機，噁噁喳喳的訊號聲，忽而窸窣窸窣。有男聲幽幽地說——她笑著像等到什麼的便死了。儀式般，聲音引導她穿過生命中的滄沓大雨。

媽說，阿嬤不是病死的。

評審意見

聲音的牽引

◎張瑞芬

本文用虛實交織的筆法，以旁觀者的角度窺看老病臥床的阿嬤及其生活。一只老舊的收音機，彷彿是通往死亡的祕密甬道，用聲音與記憶牽引阿嬤到另一國度，醒睡之間，又如冥界與陽間，過去與未來的交界。光影迷離，指涉幽微，相當耐人尋味。